

借來的生命五十年

(本文插圖刊第55頁)

嚴倚雲

多活了將近六十年

自小醫生就告訴我母親說我活不到十五歲，誰知道經過幾次不治之症，糊裏糊塗的又活了。算起來已經是多活了六十年了！再也沒有想到能趕上一九八八年清華五十年紀念。我是一個最懶於動筆的人，可是並不懶於思想、談話。只是我的腦神經支配不動我的手，不用說寫字，就是連端茶杯、拿筷子都困難。三十五年前才查出是肌肉壓著神經，動了手術，手才慢慢的恢復了用處，只是還是沒有力氣，寫不了幾行字，手腕手臂就會發痛，寫出來的字像蟲子爬的一樣。眼睛也出過幾次毛病，字寫不小，也寫不直，有兩次我幾乎瞎了。一次在一九七九年，原因是血管阻塞，一次是一九八五年，原因是網膜脫落。儂人自有天相，碰到良醫，居然比以前更好了。這次清華五十年紀念，我還是不想動筆，九月間我到加州去看一個五十五年沒見到的六十年前的同學，又巧在電梯裏碰到一個，可惜沒有機會多談，才忽然感覺到我是如何的幸運，不但超過醫生預告多活了六十年，而且在美國西部就有這樣七個六

十年前的同學，還有一個我五十七、八年前前的學生(當然已是退休的名人)。因此我覺得雖然對我非常平凡的五十年，可能對我那些五十年前的同學還是茶餘飯後，坐在搖椅上燈下的消遣材料。第一我要聲明的，我不是正牌的清華人，只是因為抗戰，才掛上一點兒邊兒。其實我一輩子就是在掛邊兒。我雖然是第一個中國人得到劍橋大學海外考試發給的中小學三張文憑，能入英美大學而在中國連投考大學的資格都沒有。只有找個中學掛個邊兒，弄張文憑，才好投考大學。因此只好在一所極無名的女中，掛了一年的邊兒。課本都沒有買，糊裏糊塗的得了第一名畢業，文憑有了，可是跟考大學不是一回事。我在家讀的是古書、英文、法文、數學及學習琴棋書畫刺綉那一套女孩子該學的東西，那種條件是絕對考不上普通大學的，而且考上了也沒有錢上，只有北大國英算入學考試的分數佔的比例大，也許還有點兒希望。可是我又沒寫過白話文，正在猶豫不決，嚴家理跑進來說，嚴家只有他一個人考得上北大。那時連我嚴家一共有三個女生都是中學畢業待考大學的，一氣就都報了名，那已經是最後一天

了，誰知道我給撞上了，我的第一志願是教育系，因為我覺得我什麼都不會，就會教書，那時我已經有教四個學校五年的經驗了，為了省事，選了英文作輔系，因此英文系的必修科我也都選了，所以教授同學都以為我是英文系的學生。到幾年前我退休的時候，湊巧梁實秋先生在西雅圖，他在慶祝我退休的宴會上演講詞裏說我是北大英文系畢業的，這次沒想掛邊兒，又掛上了。抗戰時我不但在臨時大學畢業，而且在蒙自還跟潘光旦先生選過兩門課。他對我不但是老師而且是像家長一樣的關心，也許不但我這一個外來的女生比他教了多年的學生考的還好，而且發現我能像他自己一樣沒有讓身體的殘廢絆住學習的志向。

在西南聯大任講師

在南嶽時跟清華的體育教員(可能是黃牛)討論過體育精神重過外表的裝束，不在穿不穿球服的問題，因為我們北大女生沒有體育課(人太少)逃到後方沒錢也沒地方去買，他不但不許我們上體育課，而且不許我們上操場，我這個準教育家就爭求運動的機會，說那體育課簡直是體而

不育，就這樣跟清華掛上邊兒了。

畢業後復員前我留在西南聯大師範學院，從助教而教員而講師。但是爲了補助族中弟妹讀書生活，只好兼差。值得一提的有中法大學教法文（早在一九三二通過考試得法國政府頒給的文憑）、翻譯官訓練班教中翻英、昆明電台教育節目主持人、家庭常識主講人、兒童週刊總編輯等等，到了要復員，決定師範學院留在昆明，在原則上教職員除抗戰前原屬三校可隨校復員外，餘皆留任，我當然是留定了。很多知道的人都爲我惋惜在八年前沒有接受歷史系的聘請，不然就隨系復員了！不久南開請我了，我沒答應，因爲我母親在北平，能回去就得近一點兒。過了一些日子，北大想出一個辦法：算是西語系和教育系合聘。西語系的英文組和法文組都用得着我，他們不會吃虧的。這個消息一出來，我馬上想走，我要經過上海去上父親的墳，去向服侍他晚年的庶母及各親戚（尤其是四姑）朋友們道謝，再見一見從未見過的三姨及弟妹們。但是大家都要復員，沒有交通工具，誰也走不了。儂人自有儂人的福氣，我早就忘記了曾經給一個軍辦日報常寫星期論文，也編輯了些時候的教育副刊，所以就在一架沒門的軍用運輸機上拿了一個踏兒，直接飛到上海去了。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很可怕。我要是從沒門的那個地方掉出去，連鬼也不會知道的。

到了上海，發現家裏需要的不是我，是錢。幸好我的老同學們記得我最會給人補習數學，更幸好我的表姐妹羅氏姐妹們都是補習數學的專家，有那些教不完的，就讓了給我，因此我就一天

忙到晚，等到快開學才回北大。

學校有錯頂撞校長

回到北平，簡直麻木得沒有什麼感覺。家破人亡，母親創髮修行，住在廟裏，唯一我曾生存過的痕跡是兩張我畫得比我人還高的風景畫仍舊掛在聖心女校一進門的大廳裏不聲不響的紀念著那個以教數學、油畫而換學費的中國學生。一同長大的姑姪弟妹也都四散五離，各奔前程。他們要我捲土重來，贖回幾代同堂的大房子，我實在沒有力氣了。並且花了幾十年的工夫帶領族中青年可以告一段落，去爲自己的前途着想一點兒。記得小時五叔跟我搶玩具，我哭了，祖父告訴我

不要哭，世界上的東西都不永遠是自己的，只有一個人的學問什麼人也搶不去。我一直記着，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求學問，所以一看見北大要在未出過國的講師以下每學院考選一名由李氏獎金送出留美，我的心就動了。但是因爲每次有機會我總得到暗示考選委員會可能不願取女生或是學教育的，我也不去多事，因爲我不但是女的，是學教育的，年齡又比較大，身體又因兒時受傷特別矮小。這次我問過我的教授們，他們認爲我可以參加考試，所立的標準對我非常合適：只考英文，其他是在校成績及服務年資，要是秉公錄取，我大概不致落選。那時在校只有一人和我一樣同服務九年，我畢業時是文學院第一名，英文麼？除非題目太容易，不然我相信我也考得過當時文學院裏的任何青年教師，考完沒多久，消息漏出來了：「嚴儵雲樣樣第一，李氏獎金一定是她

的。」過了幾天一位西語系的教授告訴我李氏獎金已內定他人，叫我去請校長胡適之先生挽回，我覺得那樣做只能挽回那一次的錯誤，我寧願依舊工作賺錢讀書，要得一機會去攻擊北大新設而不遵守的選拔制度，我沒動，就這樣以考試及在學成績服務年資第一而落選。積極的目的沒有達到，消極的目的很容易就達到了。學校承認錯誤，並停止這種選拔方法而且答應我北大下一個獎金是我的，不需要再考試。我也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勇氣，竟回胡適之先生說：「學生要是真好，是壓不下去的，我想我大概不會等學校的機會了！」

前往美國師院任教

誰知道過了幾天，吃完晚飯和幾個同事在操場上散步，宿舍工友大叫我，原來是美國來的電報，請我到紐約州一個小地方的師範學院教書，做的事跟在聯大時做的差不多。在聯大時黃子堅院長是附中附小的主任，我也就跟著無事忙。在那裏遇到一個美國教授，他欣賞我帶大學生做的實驗，看我也會說英文，就問黃院長說以後如有機會請我到美國學校教書可不可以？大家都以爲他不過說說而已，誰知道真兌現了。現在想一想，不知道我是極端的勇敢，還是一個大傻瓜，也不願慮我是一個土生土長沒有受過美國教育的中國人，怎能勝任訓練美國教師的任務，只去問了胡適之先生是否准許我離職，其他的就毫無顧慮的答應了。

到了美國才發現那個學校是非常前進的。沒

有固定的課程表，可是教員要用他那三寸不爛之舌把學生引到教育局規定的內容去，全班學生除了年齡一樣以外，其他例如智力，家庭背景，學習基礎全不一樣，一班三十二個學生就有三十二個不同的程度，鼓勵學生個別自由發展。幸好我在聖心小學教過複式制的學生，那不過一班就有三個不同的程度，這一下子可把什麼教育學說都搬出來應付，下了課還要指導實習生預備第二天的功課，做教案，準備教具，討論她的實習進度，還得再讀些新教育理論。幸好一天忙到晚，不然一定會想家的。我做事的那個城很小，我是唯一的中國人，沒有中國飯館，沒有中國洗衣房。下午四點半在大學生飯廳吃過晚飯，到第二天上學生飯廳吃早點以前，要喝水只有開水龍頭。茶就根本不用想，臥房裏不可以放食物，怕老鼠。這樣生活我過了兩年，暑假去密歇根大學語言研究所讀暑期學校。第三年租到可以做飯的房子，雖然連醬油都要從紐約買，那比起兩年前的生活簡直是天堂。這樣除了極簡單的生活費，還了旅費，唸了一暑期的研究院，兩年半的薪金（以九個月計算）所餘的錢我算一算至少可以讀完碩士，那時我已經三十八歲，不能再等了，於是在一九五〇暑期就正式連續讀書了。

一面教學 一面讀書

在密歇根我沒有繼續讀教育學，我轉讀語言學。人家只讀英語語言學而我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在日耳曼語系選了歌德文、古英文及英語語言學；在羅馬語系選了古法文及法語語言學；

斯拉夫語系選了俄文，其他非印歐語系的語言則填空選修研習。一九四九暑期存了一暑期的學分，雖然一九五〇暑期才正式入學，一進門就把博士必考的法文考及格了，一九五一年一月就得到了碩士，打破了已往任何人的速度。一九五二春季幾乎修滿博士學分，預算沒錢再讀一年，就開始找事。說起錢，我除了做事存的，還得到密歇根研究院獎學金，Delta Kappa Gamma 獎金，在密歇根也做過點兒小事。教過一暑期的古文，作過校對、保姆、電話售貨員及合作宿舍的大廚，這樣的省吃省穿埋頭苦讀，作了兩年事所賺的錢也就夠讀兩年書，剩下搬家及新職發薪以前的用費。儂人自有天相，正在着急，系裏出了一個佈告說康奈爾大學要一副研究員，為期兩年，資格經驗好像是專為我寫的，我就去應徵，當然很順利的就得到了，我的唯一要求就是暑假讓我回密歇根繼續學位。我照計劃回密大，不但選修了中古英文而且自修德文閱讀，死讀五星期居然通過博士考試。一考完就進醫院開刀，解除壓著控制手臂神經的肌肉，希望恢復手的運用。

過年過節擔任大廚

在康奈爾因為沒有考試的壓迫，所以我就比在密歇根活動了。中國同學不多也不少，大家都很親近，不久我就變成大家的嚴大姐了，很多無處訴說的個人煩惱，只有找我疏解疏解，其實我學的那半吊子的心理學不見得有什麼用，而是那人的溫暖給離家的青年們一點安慰。我家的鑰匙放在門口的地毯底下，我不在家同學也可以開

門進去喝杯茶，聊聊天兒，過年過節我作大廚給大家做一頓好飯吃。

一下子兩年就快完了，沒存下多少錢，回密歇根繼續攻讀學位，真不敢說不够讀完博士課程，經過的人都知道課選完到那張羊皮紙到手的時間是沒法子計算的，尤其是文科。密歇根找兼差是極困難的。假如我不走，康奈爾兼差是沒有問題的，當然回密歇根在經濟方面不是完全沒有辦法。外國學生導師 Esson Gale 在政府南遷以前曾和我父親同事，他早就勸我接受 AEC 救濟金。我入美國時因為是大學聘請，在國內大學服務多年，所以得到超額移民 (47 NON-QUOTA IMMIGRANT) 那時中國移民每年只有一百零五名) 身分，可以隨便做事，所以我堅持自吃其力，把救濟金名額給其他不能做事的中國同事。

半老女生通過考試

同時在其他方面，康奈爾的吸引力也比較大，這樣我就硬著頭皮去向康奈爾提出轉學的要求。康奈爾認為不能跟密歇根搶學生，所以要得到我原來教授的諒解。幸好那時他快退休了，我還沒有開始作論文，也就同意放我。我看了學校的章程，博士轉學生，如能在轉學的一個月內把所有的考試（兩種外語及博士專科考試）完全考試及格，就只要一年的 residence，那就是說一年不得離校，而且得交全學費。假如能把學科及論文趕完，一年以後就可以得到學位，我這個四十二歲老儂瓜學生，見了省時間的機會還有不抓的！於是我就要求考試。語言學系向來沒有聽說過

，更沒有人考過。既然章程上有這麼一條兒，就讓我試試吧！報了名，就閉門讀書。誰知禍從天降，一個男同學追一個女同學，追了一年多才說上話，不知幾年男同學得了博士學位，榮就西岸某公司要職，方敢向小姐求婚。女家要求的婚禮喜宴不是一個窮學生所做得到的，也不是綺色佳那個小城作得到的。當然只有找我。我考試重要，但是救人更重要。幾十年的苦幹才近於圓滿多年的夢，他父母既不在那裏，我這個被叫做大姐的只好把法文、德文及世界上各種語言的理論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一心一意的替他服務。最多不過是通過不了這次考試，多交一年學費，晚一年畢業，其實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的生命已經是借來的。於是我就叫他去告訴他未來的岳母，說他沒有錢，但是有朋友，康奈爾大學全體中國同學同事要替他辦喜事，一定辦得是康大空前未有的盛況。然後我就組織全體同學同事：農學院的同學負責花，連新娘用的花把都是自己紫的，家政系同學負責西點，理工學院同學負責飲料，文法學院同學負責禮堂佈置、發請帖，教職員及太太們負責中點。真是熱鬧極了，不但是康大空前未有的婚禮而且恐怕也是絕後的。美國教授同學們都說從來沒吃過那麼好吃的中國點心。新郎新娘丈母娘皆大歡喜，不過可憐的我把最寶貴的讀書的時間，削吊了一大段，很多同學替我這個只讀過兩年的研究院，轉系的老女生擔心考不過那一聯系所需要五、六年的學習考試。

會心的哄堂大笑

誰能相信我居然考過，尤其是那打破沙鍋問到底式的口試。我計劃以一年半結束我的學業，而不致超過四十五歲。既交學費就可以選課，本來唸過的聽過的不必重選，因剛好法文語言系主任休假到澳洲去一年，我只好請西班牙語言學主任作我教授之一。那麼我就得加選羅馬系語言學，爲了將來職業問題，就得預先準備：(一)教外國人英文，(二)教語言學，(三)教師範學院的語言藝術，(四)教外國語、中文、法文以及其他的 *languages*，(五)教中文 *in* 和其他與中國有關的課程——一把抓(一脚踢)。在書面上前四類我都非常合格，只有第五類，除了跟趙元任先生上了一門中國語言學以外，別的都沒有證件。所以我就又加選了中國歷史作輔料，想在中國文史不太分，也許有人會請我。

在這段時間內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一提，有一次在中國同學會聚餐後的餘興中，我們每人收到兩張紙，一張要我們把所認識的同學都寫出來，看誰認識的最多，另一紙是智力測驗，看誰的智力最高。我沒有填認識同學的名字，因爲一定是我認識的最多，但是我對那測驗好奇，就填了交了進去，過了不久，台上就叫我，我就上去了，還沒走到，就哄堂大笑，我怔了，以爲他們在笑我衣裝不合時還是什麼的，其實不是，原來那些充滿沙文主義的小弟弟們以爲康奈爾智力最高的中國同學一定是男生，所以獎品是一隻很講究的烟斗，沒想到給我這個半老的女生得到了！這種會心的哄堂大笑也許會使未來的男生對女生起一點平等的敬意。

胡適幫忙促成婚姻

我一方面趕論文，預備最後的考試，一方面填表找事。誰知道學校的職業介紹所的事多是要三十五歲以下的。好容易找到了一個不提歲數的，是一個教法文兼外語系主任的事，他們認爲我的一切條件都優越，就問我不是在九月以前可以得到公民證，那不但需要很多證件，證人而且又得讀書考試。臨時磨了一陣槍，也侥幸及格了。語言學系的主任不肯讓我去，他說那學校太小，而且我的主任教授請假一年，需要我代些課，這樣又留下一年。在我主任教授回校前幾天，突然接到南加大電報問我對他們亞洲學系教職有沒有興趣，因此我又要趕一陣考試。正如我所料的，那個職位是什麼都教，不對，除了中國政治，那是系主任太太的專長，其他語言、文學、哲學、歷史、藝術全由我包辦。上課以外，除了指導校內外中國學生活動外，我還得作中國學社的節目主任。差不多每年都到東部語言學會宣讀論文，很榮幸被選做外國語榮譽學會的全美副主席。忙是忙，一切都過得很好，不過根據洛杉磯的中國同胞那真是美中不足，應該結個婚才是。於是就常有派對，他們不知道我要是結婚，早就結了。我的標準不高，可是很難。我要的是一個相敬相愛的伴侶，其他都不是問題。從小我就說我要是愛上一個拉洋車的，我也嫁給他。那時候還是一樣的痴，看樣子會一輩子單身了。

誰知道胡適之先生欣賞我的個性毅力，也許是因爲我沒有偷懶混一個學位而老都老了還去轉

系學習新學問，能够在極短時間內得到學位的書獃子在婚姻方面需要一點幫忙，於是他為我找到了門當戶對，世交子弟的書獃子，一定要我們認識。經過好幾年的勸說，我們才東西兩地通信，發現誰也不是書獃子，兩人的興趣及常識都非常廣，對重要的事物的看法都一樣。我們感覺不管對方多大歲數，長的什麼樣子都沒有關係，一定可以共同生活的，所以在見面二十四小時內就決定終身了。經過一年的東西兩地婚之後，他才謀到幾十里外的教職，雖然只能週末見面，生活感到滿足，以為從此就永久快樂了！誰知剛開學不久，因為我體重減輕得厲害，醫生要他同去談話。晴天打下一個霹靂，我得了紅斑狼瘡，是一種不知來由的不治之症，限我一個月以內離開洛杉磯，到沒有太陽的地方去，也許可以挽救，活到常人的壽命。其實那是在昆明時就得到，但是因為抗戰結束，後來離開那紫外線強的區域，慢慢的變成隱性了，而且醫生也沒有告訴我那怪病的嚴重性，應該躲避紫外線強的地方。

我的另一半遷就我

美滿的夢打破了，一生最快樂的日子從此拍斷了，我已經超過醫生預告多活了三十多年，但是留下那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差不多到了一塊兒的那一半兒怎麼辦？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我還是在照著老樣兒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抱著祖父的「人定勝天」的教訓。第一先告訴醫生我要做滿合同，幾乎還有一年，請他幫我儘量止住我的病症，第二，告訴系主任請他預備人選，在我合同滿

後繼我的職位，第三，開始在太陽少的地方找事。

西雅圖一年倒有半年以上陰天下小雨，恐怕是美國有大學的城市太陽最少的。但是多少年來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中文系沒有過缺，我在沒完成博士學位以前就寫過申請書，儂人自有天相，那年正好有一位教授請假一年，大家都知道他不回來了，可是他辭職，就還得給他留一年。不但我很僥倖得那職位，而且很榮幸是遠東系有史以來第一個教授階級的女性。一年後得到 tenure，一共做了二十年。

幸好那時候很少人知道什麼是紅斑狼瘡，只知道我需要躲避太陽才可以恢復健康，所以沒有拿我當病人看待。我的體重慢慢的增加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血的沉淀近於正常，醫生又宣告我又可以活了！

既然西雅圖救了我一命，我又有一個穩定的教職，我們就決定定居在這個冬暖夏涼的美麗的城裏。我的那一半兒只好搬來陪我。幸好這個城的人喜好戶外活動，所以他雖然半老，還是學滑雪爬山，我嗎？腰是不能傷的，可是，你們愛給不給，快五十歲了，才開始學開汽車，並且開得不錯，直到現在沒得過一張警察給的罰票。

這二十年的事要說也說不完，從一班只有四五個人到多得必須分班的人數，跟著時代的需要從書本的文字到活的語言的運用，出了不少人力，學界政界商界都有不少我們的學生。

我還是老樣兒，轉系並不能改變多少我的教育態度。我不只是教書，在華大我雖然是教的是中文及中文語言學及中文教學法，我注意的是整

個的人的教育，尤其是在做人方面。不久許多家長就好奇我是什麼樣的人，到處打聽，因為普通美國大學生回家總是談女朋友，而他們的兒女一回家就是很興奮的談這半老的中國女教授。等到見面才發現是一個其貌不揚穿藍布大褂兒的又矮又胖半老的女人。記得有一年正在大選的時候，小學裏有模擬投票選舉總統，我竟得了 100% 一票，事情是這樣：我有一個學生回家跟太太老說我好，他的兒子覺得我是最適合的總統人選，選票上沒有我的名字，他就依照選舉法把我的名字寫上投進去了。

康奈爾的嚴大姐變成華大的嚴教授。中國學生有問題，學校雖有外國學生顧問，招待外國學生的家庭，還是要找嚴教授。我們家的門總是開著的，除了新生訓練結束以後第一頓中國飯是在我們家吃的，舊曆年我作大廚，由幾個同學幫我打雜，開出四百人十道大菜的宴會以外，隨時到我家，絕不讓他們空著肚子走。有時家裏睡滿過路的同學，我的那一半兒明明知道我結婚不能獨佔我的，但是也沒有想到得跟那麼多人分那麼少的空間時間，而且有時候也還得被抓官差。

審查獎學金的專家

因為我對於中外學生都比較認識得清楚，比較了解他們的困難，又肯替他們說話，於是我就變成審查獎學金的專家了。美國的國防獎學金及外國學生的學費獎學金的審查團我一做就做了十幾年。同時在校長直接委任的外國學生顧問團裏服務，直到現在退休已經七年還沒能辭去。

在介紹中國文化方面，最好的是我的洋鬼子學生演話劇。記得最熱鬧的一齣是「野玫瑰」，把我們中國老太太們看得迷了，不相信那些演員下裝後都是黃頭髮藍眼睛不折不扣的洋鬼子。當然那些人唸到了學位的，現在都已經是耍人了！常找機會介紹音樂藝術，有時請人表演，有時連絡台灣大學團體來表演，我有時也湊湊熱鬧，替西雅圖圖書館、藝術博物館講講話，吟吟詩。

我剛來西雅圖的時候，這裏的美國人不懂得吃中國菜飯，館子裏也只有雜碎式的簡單廣東菜。因此十幾年前我在華大開了一門給社會人士不得學分的課：「中國烹飪之傳統」一共有八個演講（現在改為五次了），每次講完有一頓菜單上沒有的正統中國菜吃，每次開兩班，一班五十五個人。他們吃完了就帶朋友們去嚐試新奇的味道，由於這個新的要求，外省館子慢慢的就開起來了。現在只要你走過一兩條街，總會看見中國館子的，他們對中國菜欣賞的多了，只是他們的地理解常識太差，常把四川劃入北方，四川的辣味算作北方的特點。

時代的變化與潮流的方向推著我們向更大的社會前進，華裔及其他亞裔見到美國不平等的法律及待遇，漸漸的組織自助團體去向政府建議改正，並替青年要求更多的教育機會。因此西雅圖市、華盛頓州大大小小的為人民服務的團體我也擔任了不少次的董事，並且曾被州長委任第一二期的華盛頓亞裔民族顧問團的團員。

我不知道這條命還可以活多久，借來的生命本來是用在為眾人謀福利的，所以見事就趕著做

，只要事情做成功就滿意了，不管是誰做的，因此常常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一件事情辦好，過了幾天，報紙上會有一段新聞報導：「感謝某某人，某某事成功了，沒有想到又給別人頭上加了一朵花。至於我個人也得了不少榮譽：六十年代被選入：（一）美國學者名人錄，（二）美國教育家名人錄，（三）美國婦女名人錄。曾任全美外國語榮譽學會第二副主席，得 Fulbright 獎金。七十年代被選入世界教育榮譽學會，任分會主席，副主席。八十年代被請參加 Matrix Table，為有成就的婦女一年一次的宴會。

到了六十五歲以後，我雖然沒有退休，但是漸漸的少管閒事了，把棒轉了下去。雖然不能希望樣樣事情如意，但是我有許多不自私、不鑽牛角、不求功名的學生，不顧一切的向前努力，使我們這個社會向著更光明更圓滿的路上走。誰知道十年前又來了一個警報，我上著課突然眼前有一幅墨畫，我只能從縫中看書，我嚇了一跳，沒敢告訴學生，就坐下上課。學生一定感覺到奇怪，我從來不坐著上課，那天我一連有四堂課。上完了，回到辦公室，休息了一會兒，勉強開車回家。死了不要緊，我已經多活了五十多年了，要是瞎了可害苦了別人了！我靜下來想了一想，自從一九二九教書起到那時已經是五十年。只是逃難時停了幾個月，也不算少了，該退休了。於是就輕描淡寫的告訴我老伴兒我想再做一年不做了，他要我做到七十歲，我雖不敢告訴他我眼睛的嚴重性，卻堅持提早退休。

退休以後，雖然一天到晚瞎忙，沒什麼可說

的，也許等到清大十級六十年紀念的時候，讓這些事情沉澱一下，可以看得清晰一點。不過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的：我又差一點瞎了。有一天我去檢查眼睛配眼鏡兒，她要我去看見眼科專家，而且要我第二天早晨就去。那個專家不許我走，要動手術，我老伴兒怕我血糖低了，就求他讓我吃點東西，他給了我二十分鐘，原來我的網膜正在脫落，他趕快用 Laser 像打針子一樣的釘起來，那是下午四點鐘，我六點鐘有個演講，準時到場。除了這些怪病，我還有關節炎、高血壓、糖尿病。所以除了心臟病跟癌，沒有別的可以得了。我的心臟很強，看樣子至少我可以活到清華十級一九九八年六十年紀念。

會照應過上下五代

但是也無所謂，什麼時候我要死，除了捨不得我那一半兒以外，我會安心的閉上眼睛。在我生命的六十年裏，會照應過上下五代，自上服侍祖母，下至撫養妹妹的孫女，橫著輔導族內族外的子弟就學。比較幸運的，父母在外省工作省吃儉穿，學雜費按時寄來，有的不幸，上一代無力供養，跟我一樣十幾歲就教補習生賺學費求學，我變成十幾個孩子的 Cole model、輔導員、大姐，到抗戰時連整個經濟也得由我負責，但是回頭看看都出了不少人才，幾乎都是大學畢業，其中對台灣最有貢獻的是孝章，他也對我最有信心，總要我退休後到台灣定居，他好照應我，誰知道他比我先走了。出了兩個有名的數學教員，以誠做到出北平市的會考數學試題（兩個人的數學啓蒙

老師是我，哈哈！）。對了，有一個清華人值得一提：我替聯大附中招生口試，揀到了一個弟弟。他父親就把他交給我了，他功課很好，總是考第一，五年級時考入聯大，復員後入清華，四十八年畢業，比我們晚十年。最近才找到他，嚴行健現在大陸，一九八八年國際耐火材料學術會議將在杭州舉行。他是這次會議組織委員會的委員和學術委員會的副主任。這樣我又可以跟清華掛上邊了。

我一生做了不少一個定了死刑而又沒有經濟能力的女孩子不能做的事，可是我認為那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一個人只要有毅力，耐心，沒有做不到的。而我最心安的是父親賦閑多年，雖沒有兒子，我能替他挑起長房的責任，遵隨祖父的願望，使正在漂泊中的嚴氏子弟自食其力向學。

我最快樂的是能把我對愛的看法傳播出去，使和我接觸過的人或多或少受到影響。第一，我認為愛是用不盡的，不會因為愛一個人就沒有多餘的愛去愛別人。這一點跟我一塊長大的姑姪姊妹都感覺到的。我們相親相愛的程度比普通親兄弟姊妹還多。我們也不問我們的父親是什麼關係，我們的祖父是什麼關係，所以很多人都把這些族內族外的兄弟姐妹算做我祖父的孫子孫女，他們自己在感情上也感覺是我親的一樣。第二個看法是人有不同的愛，中文裏對父母的愛叫孝，對弟弟的愛叫悌……等等。隨著社會的演變，我們人與人之間很自然的產生了另一種很普遍而寶貴的愛：男女間的友誼，這個感情是一種深刻的，超然的愛，我們對老年和少年交朋友，發生感情

中外文庫
之二十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 著
定價一二〇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極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

聖文
文庫
拾夢抒懷
隆重 出版
李 潔 著
新臺幣壹佰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

，我們稱它做「忘年之交」，也許我們可以創一個新名詞管這種感情叫做「忘年之交」，不要不敢承認有這種感情的存在。第三，婚姻是愛的結合，是永久的蜜月。不然不要結婚。婚後不是兩人成爲一個小世界，而是兩個小世界結合成爲一個大世界。生活不是更單調而是更豐富。我們結婚三十年，可以說還是像結婚時候差不多。

此後我沒有什麼奢望，只希望在有生之年，眼睛不瞎，腦子不壞，能陪著老伴兒辯論到底。（他最喜歡挑戰）不再負擔下幾代，買一塊熱豆腐燙燙心。

（摘自清大校友通訊，洪教授同提供，徐樾女士校訂，小標題為編者所加）